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Check for updates

1

介绍

这本研究著作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体育教育”（PE)来优化儿童身心健康。教育问题不再是体育活动是否能促进儿童身心健康（这已是不言而喻的），而是如何让高质量的常规体育课成为所有学校所有儿童身心健康的平台。体育教育被定义为“通过运动进行教育”（Pangrazi， 2001,第5页），正如本书标题所示，本书探讨了与教育中身体维度相关的整体性方法。因此，“通过运动进行教育”被用作探索儿童健康和福祉整体方法的视角。

多年来,体育课一直被学校倡导为一门重要的课程,人们也认识到通过身体活动进行学习的全面益处。然而,教育领域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现代研究表明,体育课的实施并未取得进展（与教育政策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Cale 和 Harris (2019)指出,英国儿童在健康和身体方面的知识和理解存在不足。此外,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全面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的理念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充分实现 (Lynch, 2017; Tinning, 2018)。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2266-6_1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09）。然而,柯克提醒我们,必须继续走上改进之路（2014）。

本书运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成果,并借鉴了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体育教育教学研究)的“教学问题”。在此语境下,“教学”指的是“对教学、学习和社会化之间关系的关注”（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第1页）,并且“在许多欧洲国家,这一概念代表了一种研究传统,这种传统关注教学和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第2页）。因此,该术语的含义与英语中的含义有所不同。

> 有时,教学法研究会提出一些与教育实践略有不同的问题。传统的教学法问题通常围绕“教什么”、“怎么做”和“为什么”展开,即教师教什么、如何教,学生学什么、如何学,以及为什么要教授或学习这些内容或教学方法。诸如“谁在教”、“谁在学”、“何时学”以及“和谁一起学”等问题也同样重要。(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 p. 3)

因此,本书的目的是:明确“体育教育”儿童的“内容”;文献和研究表明应该如何进行体育教育;明确体育教育为何没有达到应有的成效;并为我们的改进之路提供全球方向。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小学体育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儿童学习中身体维度发展的建议,从而带来终身的健康益处。

本书的目的

体育教育为身心健康提供了一个平台。具体而言,高质量的体育教育（QPE)能够提升儿童的终身福祉和整体健康（Lynch， 20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这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它属于教育领域,并得到了与体育活动益处相关的定量研究的验证（详见第11、12、13和14章）。然而,要理解如何实施高质量的体育教育,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实现身心健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Kirk， 2014； MacDonald， 2012）。高质量体育教育（QPE)的实施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含诸多层面,这使得本书具有全球意义和时代价值，因为它探讨了教育工作者、学校和社区领导者如何通过加强体育教育来优化儿童的福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体育教育的全球定义阐明了体育教育的整体益处：

> 体育教育是一种有计划、循序渐进、包容性的学习体验,是幼儿、小学和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和运动的基础。通过体育课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学习体验应符合他们的发展阶段,以帮助他们获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心理运动技能、认知理解能力以及社交和情感技能。(2015, p. 9)

许多书籍提倡从身体层面促进身心健康,而本书则运用循证研究来验证质量促进身心健康（QPE)的有效性,并进而为发展儿童的全面身心健康提供指导。本书秉承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 2012)所说的“深度思考”、“内容”或“意义”,这些都源于研究,也被称为“理念、思考和建构”（哈蒂， 2009,第26页）。也就是说,本书是多年循证研究、实践经验和内在洞察的结晶,经过精心构建,旨在赋予其意义。因此,研究的不同方面被嵌入到“一个层层嵌套、不断积累的关联体系中”（格林菲尔德， 2012）,从而构建起知识体系。

此处阐明的“意义”与优质教育（QPE)以及如何在学校社区中最佳地实现优质教育相关。Cook 和 Odom (2013)将“循证实践”与“意义”联系起来进行定义：“高质量研究表明,实践和项目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影响”（第 136 页）。本研究著作中有意义的客观证据来源于:来自案例研究小学的定性深入数据,这些案例研究涉及教师和学生参与者;定性研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来自公认的示范性初始教师教育（ITE）体育教育案例研究项目的深度数据；对中学
受过培训教师的访谈
体育教师参与者负责教授小学体育课程
儿童；由美国九个州的教育工作者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
本文还收集了来自一项大型事后实证调查的定性和定量数据，该调查涉及近400名
政府小学的校长/主任教师。Zach、Shoval和Lidor （2017）指出，体育教育领域缺
乏定性研究，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空白。

应该填写。教学研究的线索再次交织在一起；
“在教学研究中，研究对象是教育和教育实践。”
并对其制度和政治前提条件进行审查
及其对教育实践过程的影响。教学
因此被视为一种政治和道德行为”（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年，第2页）。因此，这种知识积累填补了当前的空白，有助于阐明如何才能最好
地利用物理维度。
为增进学生福祉而实施 这是一项道德行为。
研究表明，儿童学习的最佳时间是……
在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儿童可以锻炼运动技能并接触到高质量的体
育教育（QPE）体验（Branta、Haubenstricker 等）。
Seefeldt， 1984； Cale & Harris， 2019；澳大利亚联邦，1992；
Espenschade & Eckert, 1980; Kirk, 2005; Lynch, 2016）。因此，它是理想的。
尽早开始实体学习之旅，并惠及所有学生
只有学校教育体系才能让孩子们做到这一点（Lynch， 2016）。一瞥
澳大利亚的教育举措体现了这种优先事项。澳大利亚是
本书始终将澳大利亚视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因为书中论证了这一点。
一直是整体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领域的领导者（H，W
（体育和体育）课程改革（Lynch， 2016）。在澳大利亚，自1901年以来，每
澳大利亚八个州和领地正式负责
用于教育（Braithwaite， 1994； Lynch， 2014）。然而，在最近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已经进行了两次课程改革。
国家课程：1994 年和 2013 年。

1994年，关键学习领域的命名正式确定。
由“体育教育”改为“健康与体育教育”
并采用了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文化方法 这种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在第9章中有
详细讨论。 “社会文化方法的任务是阐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一方面,以及文化、制度和历史背景
哪个动作发生在另一个动作上”（Wertsch， 1998,第24页）。将健康纳入体育教育术语体系,对于……来说意义重大。
纪律,承认身心健康在生理层面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神经科学也支持这一点;而“生理”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减缓并逐渐衰退,大脑连接也会受到影响。
可塑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Greenfield， 2012）。
因此,贯穿整个体育教育（健康和福祉）
政策承认人的一生,将体育作为一门学科/学习领域,在人的一生中日益重要 “终身教育”。

问题

本书的研究基础及其对以下问题所做的贡献
是“如何”才能在小学/初中阶段成功实施体育教育。
世界各地的学校。Cale 和 Harris (2019)论证了其重要性。
“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促进所有儿童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及年轻人”（第 4 页）。定量研究已经检验了这些益处。
体育活动和文学领域提倡QPE以及以下概念：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学校就提倡终身体育活动（Kirk， 2014）。然而，尽管可以说许多学校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
研究表明,包括已开发地区在内,这一数字远远不够。
各国（Lynch & Soukup， 2017）。文献和研究表明
多年来,这一缺陷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做出了更多有针对性的努力,但实施起来仍然困难重重。
政策仍然是儿童健康和福祉的主要障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 年）。

全球研究发现,小学体育课通常存在以下问题：

- 由培训不足的教师授课；
- 课程时间分配不足；
- 被认为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
- 设施、设备和教学人员配备不足
  里亚尔,通常与资金不足有关；
- 班级规模大,经费削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一些国家,人们对学校以外的更广泛的社区项目和设施的联系途径了解有限。(Hardman， 2008a，
第5页)

关于课堂教师缺乏自信的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论述过了。
具备教学能力,但随后却缺乏教学兴趣和准备。
英国的体育教育现状。许多教师对教授体育缺乏信心,且接受的培训也十分有限 因此,他们
缺乏理解和知识(Cale & Duncombe， 2008； Cale)
(& Harris， 2019)。Griggs (2012)指出,因此小学体育课的教学效果“不佳”。随后,这会对学生在这一关键学习阶段的体验产生负面影响(Ofsted，
2000,2004,2009;体育教育协会,1998;引自 Keay & Spence， 2012) 。
Griggs
(2012)补充资料显示,有时甚至只需九个小时就能捐献给体育老师。
准备一年制研究生教育证书(PGCE)课程
课程仅需五个小时,适合那些参与以学校为中心的初始课程的人员。
教师培训(SCITT)。
对体育教育和英国儿童有浓厚兴趣的未来ITE学生常常面临一个系统性的选择:追随他们对体育的热情。
并成为一名中学体育教育专家,或者追随他们对与 5 至 11 岁儿童一起工作的热情,成为
小学教师。教师资格认证课程
专攻体育并成为课堂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人很少见,据统计只有大约三人(Lynch，
2015)。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英国,也存在于世界各地。
小学全科班教师通常负责
教授体育课时,而“在中学,体育课主要由专职教师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年,第8页)。
因此,文献和研究表明,小学存在……
英国和澳大利亚一些州缺乏体育专科教师
(Griggs， 2012； Lynch & Soukup， 2017)。这种情况似乎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发生。例如,在澳大利亚。
体育教师的备课工作过去曾被描述为一般体育活动。
活动课程而非符合发展阶段的准备
提供体育教育(Lynch， 2013)。因此,他提出的建议贯穿始终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小学体育专业教师（拥有高等学历)的需求一直被忽视（AHKA， 2018;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Lynch， 2005）。

在欧洲,体育教育的开展情况参差不齐 一些国家被认为发展稳定良好,而另一些国家则被认为仅处于体育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哈德曼描述了“学校体育教育普遍被认为正在衰落或被边缘化”的现象（2008b,第5页）。

欧洲小学体育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

·课程时间不足 ·教学质量有限,主要原因是教师培训不足 ·对运动发展和运动学习重视不足。（Hardman，2008b）

北欧国家被认为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要好。“例如,在瑞典,目前对规划教育的态度要积极得多,该学科重新获得了重视和资源。芬兰和挪威的规划教育形势也看起来不错，尽管不如瑞典那么好。然而,丹麦的规划教育仍在等待突破”（Annerstedt， 2008,第303页）。

体育课被边缘化；“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大多数地区,体育课在实际教学中的地位低于其他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第7页）。此外,具体而言，“在小学,体育课教师既有普通教师也有专业教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第8页;Lynch & Soukup，2017）。以下总结支持了之前对体育课质量的担忧：

> 证据表明,教师队伍,特别是体育教师的短缺,以及体育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但不限于小学)的准备不足,都造成了教师队伍的不足。此外,一些负责体育教学的教师态度消极、积极性低下。全球范围内,人们也普遍担忧体育教师培训质量、教学及教学资源、实践指导不足、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以及这些问题对学生学习体验的影响。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年,第9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亚洲国家除了关注全球问题外,还存在以下问题:

·体育课和运动课外活动的场地和器材有限。 ·体育课班级人数过多,每节课都有四十名或更多学生。 ·体育氛围不浓厚。 ·体育课和运动方面的重要决策往往由政府官员做出,
而这些官员在该领域缺乏学术或专业资质。

·体育课和运动通常被认为是“玩耍”,而不是培养“思考”能力的科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8)。

此外,一项研究表明,加拿大安大略省超过60%的小学教师没有接受过任何体育教育培训(Faulkner et al., 2008)。因此,教师培养的传统模式似乎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指出,体育课在全球范围内被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似乎始于教师教育。然而,体育课也被描述为“唯一一门将身体和体能能力与基于价值观的学习和交流相结合的课程,它为培养21世纪成功所需的技能提供了学习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第6页)(参见第25页)。由此可见,教育工作者和整个社会似乎都没有充分利用体育课的身体层面及其带来的健康益处。

2013年发布的一项名为《澳大利亚青少年福祉》的研究,由澳大利亚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联盟(ARACY)开展,调查对象超过3700人。该研究表明,尽管澳大利亚的课程体系被认为是全球领先的,但其儿童和青少年的福祉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这项研究的数据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其他成员国进行了比较,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北美以及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发达经济体。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澳大利亚在约四分之一的指标(46项指标中的12项)上排名前三分之一。而澳大利亚排名后三分之一的令人担忧的领域包括“失业家庭、婴儿死亡率、糖尿病和哮喘发病率、青少年教育水平、3-5岁儿童学前教育水平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ARACY, 2013,第4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18 年的《成绩单:澳大利亚年轻人的福祉》指出:
澳大利亚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以下各项排名垫底:

·四年级欺凌(在 49 项中排名第 40 位); ·儿童肥胖(在 39 项中排名第 28 位); ·学前入学率(3-5 岁)(在 40 项中排名第 35 位); ·小学入学前一年参加有组织的学习(在 37 项中排名第 36 位); ·学校归属感(在 34 项中排名第 26 位); ·学校压力(在 26 项中排名第 24 位); ·青少年数学能力(在 22 项中排名第 15 位); ·青少年怀孕(在 41 项中排名第 30 位)(ARACY, 2018 年,第 7 页)。

尽管政府大谈儿童福祉、社会公正以及全面的健康、福利和体育课程改革,但这份报告指出,与2008年以来的历份报告相比,大多数领域并未取得任何进展。这令人担忧,因为尽管澳大利亚在政策层面关注儿童福祉,但这些政策似乎尚未转化为实际行动。

此外,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体育教育只明确侧重于身体层面而不是整体方法的国家,“英国在2007年全球21个最富裕国家中儿童福祉排名垫底,2013年在29个国家中排名第16,2016年在35个最富裕国家中排名第2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年、2013年、2016年;引自Cale & Harris, 2019年)。

小学在儿童的健康和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世界各地的教育政策和指导方针,小学教育应被优先考虑。柯克(2005)认为,早期学习经历对于持续参与体育活动至关重要,而目前只有部分人群能够在学校和体育俱乐部获得高质量的体育体验。此外,“中学体育专家的介入可能为时已晚,无法对大多数儿童的能力、认知和动机产生影响”。

(Kirk, 2005,第240页)。有观点认为,世界各地的教育基础设施忽视了早期教育和小学体育教育(Hardman, 2008a, 2008b; Lynch, 2015; Lynch & Soukup, 20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项研究著作探讨了小学中QPE的实施情况。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以普遍提高儿童的健康和福祉。

在探讨教育者如何优化儿童福祉时
通过QPE,可以发现许多关键主题和相互交织的要素。
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些要素借鉴并扩展自

健康促进学校（HPS)模式与此不同,但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移动”优先级。从图1.1顶部开始是第一个元素:
课程、教学和学习的重点。循证研究
认为体育课程中注重动作练习也有助于提高……

认知维度（参见第14章） 这一要素明确指出:
体育课中运动的价值。图1.1的下一个关键主题（顺时针方向)是整体健康。需要考虑的健康维度包括:
儿童整体发展分为两部分:“社交、情感和精神健康”;以及“身心健康”。图1.1的底部是:
思考“学校环境”以及体育课如何做到包容性至关重要。
已实施。也就是说,鉴于以下情况,如何才能最好地组织和管理它:
本书拥有独特的环境和设施。这正说明了本书的价值所在。
这一点至关重要 它以定性的、情境化的循证研究补充了定量研究（第11-15章）。因此,这一要素
是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和“全校”方法,
文献表明,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沟通能力。
（IUHPE, 2009; Lynch, 2017）。继续顺时针方向移动,最后一个
需要考虑的关键主题是社区伙伴关系。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框架,有助于描绘相关问题的“全貌”。
这项研究旨在探讨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如何通过身体层面来优化儿童的福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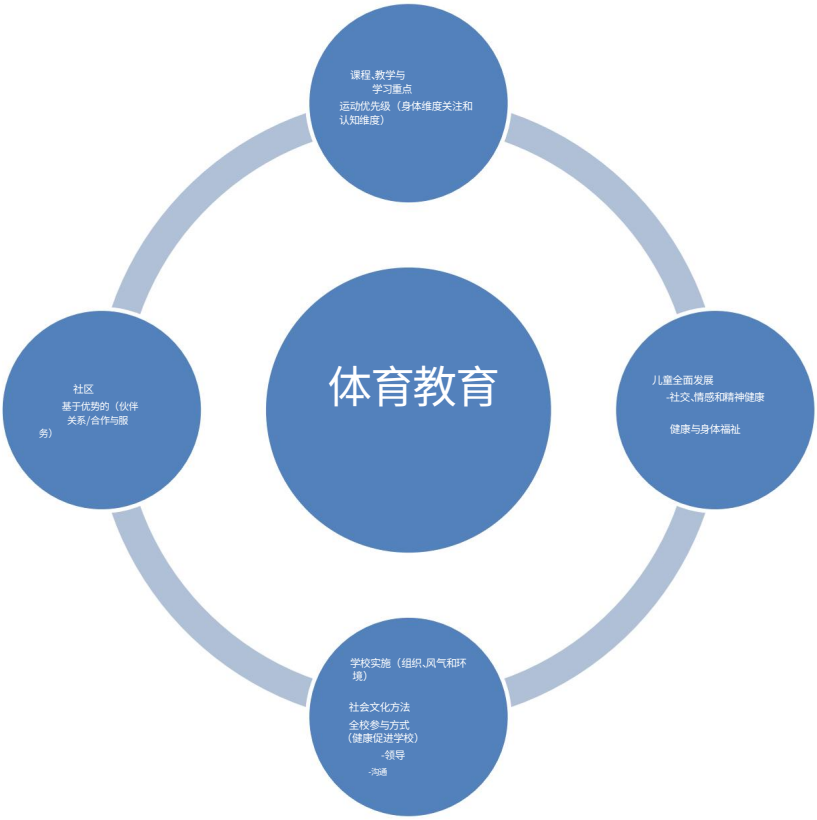


图 1.1优质体育教育的要素

参考

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协会。(2018)。肌肉锻炼：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2018年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报告。检索日期：
来自http://www.activehealthykidsaustralia.com.au/siteassets/documents/2018/ahka-report-card-long-form-2018-final-for-web.pdf。

安纳斯泰特，C.（2008）。斯堪的纳维亚的体育教育，重点关注
瑞典：比较视角。《体育教育与运动教学法》
13(4), 303–318。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澳大利亚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联盟。(2013)。成绩单：澳大利亚年轻人的福祉。检索自http://www.aracy.org.au/documents/item/104 。

澳大利亚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联盟。(2018)。成绩单：澳大利亚年轻人的福祉。检索自https://www.aracy.org.au/documents/item/560 。

Braithwaite, J. (1994). 澳大利亚课程治理，1981-1991 年。课程研究杂志，26 （5），541-552。

Branta, C., Haubenstricker, J., & Seefeldt, V. (1984). 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运动技能的年龄变化。运动与体育科学评论，12，467–520 。

Cale, L., & Duncombe, R. (2008). 实现“高质量”体育教育：城市学校的一项干预措施。教育与健康，26 （2），28-29。

Cale, L. 和 Harris, J. (2019)。在学校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香槟市，IL：Human Kinetics。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参议院印刷局。

Cook, B. 和 Odom, S. (2013)。特殊教育中的循证实践和实施科学。 《特殊儿童》， 79(2)，135-144。

Espenschade, AS 和 Eckert, HM (1980)。运动发展（第 2 版）。新南威尔士州悉尼：美林。

Faulkner, G., Dwyer, JJM, Irving, H., Allison, KR, Adlaf, EM, & Goodman, J. (2008). 安大略省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教师或非专业教师：考察体育活动机会的差异。 《阿尔伯塔教育研究杂志》，54，407–419 。

Greenfield, S. (2012).大脑的未来 西澳大利亚大学。摘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7qhUth7QY。

格里格斯，G.（编）。（2012）。小学体育教育导论。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Hardman, K. (2008a). 学校体育教育：全球视角。运动机能学，40，5-28 。

Hardman, K. (2008b). 学校体育教育现状：欧洲视角。人类运动，9，5-18 。

Hattie, J. (2009).可见的学习：对 800 多项与成就相关的元分析的综合。伦敦：Routledge。

国际健康促进与教育联盟（IUHPE）。（2009）。实现健康促进型学校：促进健康的指导方针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校。法国:IUHPE。检索自https://www.iuhpe.org/images/PUBLICATIONS/THEMATIC/HPS/HPSGuidelines_ENG.pdf 。

Keay, J., & Spence, J. (2012). 解决小学体育教育中的培训和发展需求。载于 G. Griggs (编),小学体育教育导论(第 179–194 页)。伦敦:Routledge。

Kirk, D. (2005). 体育教育、青少年运动和终身参与:早期学习经验的重要性。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11(3),239–255。

Kirk, D. (2014). 体育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探索弗里茨·杜拉斯的遗产。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5(2),103–116。https ://doi.org/10.1080/18377122.2014.906055。

Lynch, T. (2005)。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小学引入昆士兰州 1999 年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课程大纲及政策发展情况的学校反应评估（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大利亚。检索自https://researchbank.acu.edu.au/theses/128/ 。

Lynch, T. (2013). 学校教学卓越中心 (SCTE):了解学校和大学在健康和体育教育方面的新方向。

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4 （3） ,249-266。http ://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8377122.2013.836770#。U3kgMaSKBok。

Lynch, T. (2014). 澳大利亚课程改革 II: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20(4),508–524。https ://doi.org/10.1177/1356336X14535166。

Lynch, T. (2015). 教师教育体育:探索混合空间。Cogent Education, 2, 文章编号:1027085。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5.1027085 。

Lynch,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

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67-3。

Lynch, T. (2017). 体育教师如何成为健康与体育教师?体育教育与社会， 22(3),355–376。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5.1030383。

Lynch, T. 和 Soukup, GJ (2017)。小学体育教育 (PE):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

Cogent Education， 1348925。http ://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331186X.2017.1348925 。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Macdonald, D. (2012 年 8 月)。澳大利亚新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理由?检索自http://www.youtube.com/watch?.v=of7HJubC7f4i。

Pangrazi, R. (2001).小学儿童动态体育教育（第13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Allyn & Bacon出版社。

Quennerstedt, M., & Larsson, H. (2015).体育教育实践中的运动文化学习。《运动、教育与社会》。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4.994490 。

Tinning, R. (2009). 前言。载于 M. Dinan-Thompson (编),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问题(第 v–vii 页)。南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社。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08)。亚洲体育教育和运动领域的创新实践。检索自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58509。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4)。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检索自https://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93/229335e.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2015）。优质体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

Wertsch,JV (1998)。思想即行动。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Zach, S.、Shoval, E. 和 Lidor, R. (2017)。体育教育与学业成就 1997-2015 年文献综述。《课程研究杂志》， 49(5),703-721。